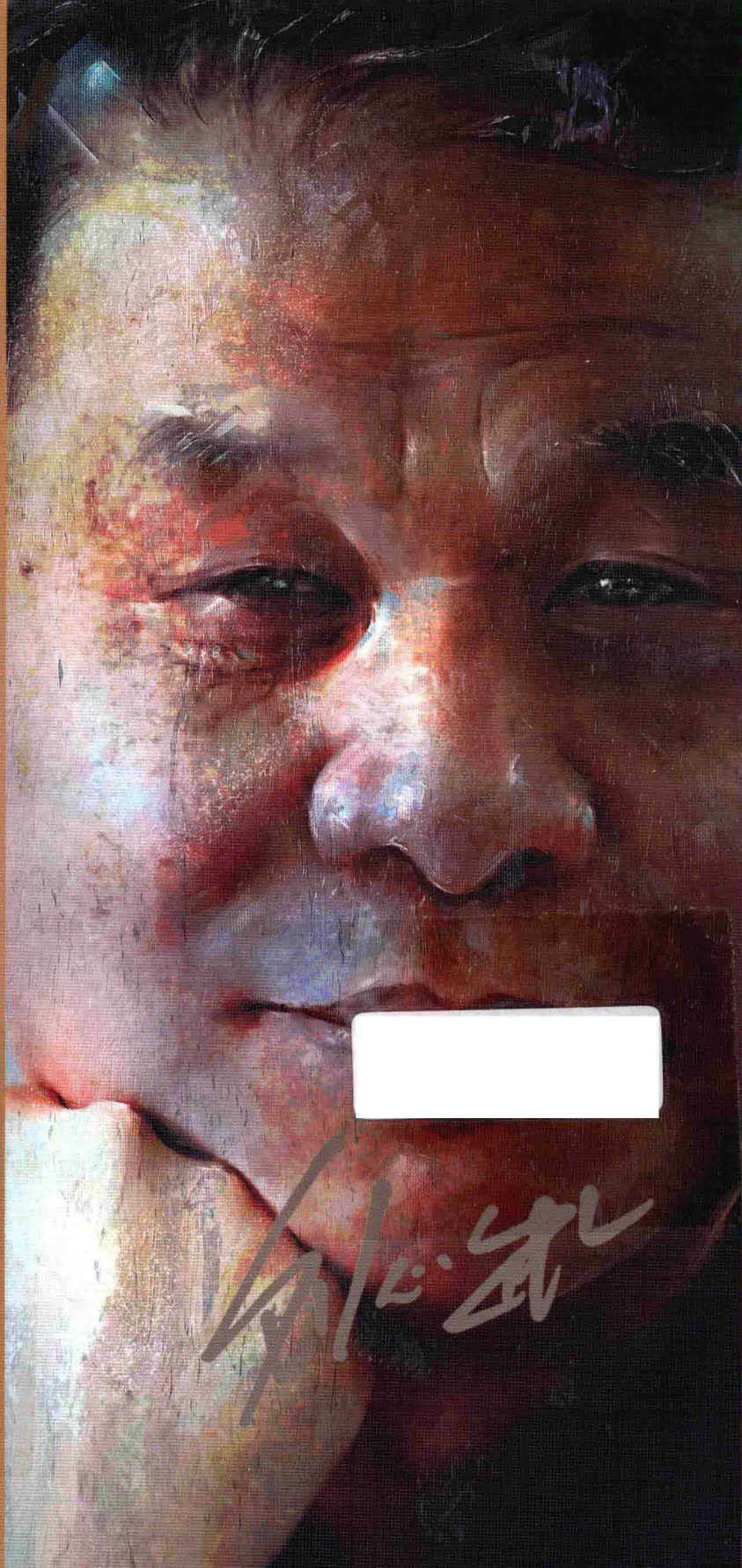


刘心武文粹

第
9
卷

尘与汗

刘心武——著



译林出版社

尘与汗

刘心武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与汗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
(刘心武文粹)
ISBN 978-7-5447-6013-3

I. ①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7163 号

书 名 尘与汗
作 者 刘心武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韩若宜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6.25
字 数 183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013-3
定 价 26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总序

这套 26 卷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，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之前我虽然出版过《文集》《文存》，但这套《文粹》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，当中收入了《文集》《文存》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，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土茉莉》。

《文粹》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。因为《飘窗》和《无尽的长廊》两部篇幅相对较短，因此合并为一卷。其中有我的“三楼系列”即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《栖凤楼》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《四牌楼》。《刘心武续〈红楼梦〉》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，我把它放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各卷的最后。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，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，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“小说树”上的累累硕果。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改革开放，国门大开，原来不熟悉、不知道、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、变革之风，举凡荒诞、魔幻、变形、拼贴、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，我作为文学编辑，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，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，写些实验性的作品，像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，中篇《戳破》，短篇《贼》《吉日》《袜子上的鲜花》《水锚》《最后金蛇》等，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，至于意识流、时空交错等手法，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，但总体而言，写实主义，始终还是我最钟情，写起来也最顺手的。短篇小说里，《班主任》固然敝帚自珍，自己最满意的，还是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《白牙》等；中篇小说里，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《木变石戒指》《小墩子》《尘与汗》《站冰》等是比较耐读的吧。我的中篇小说里有“北海三部曲”《九龙壁》《五龙亭》《仙人承露盘》，是探索性心理的，其中《仙人承露盘》探索了女同心理；另外有“红楼三钗”系列《秦可卿之死》《贾元春之死》《妙玉之死》。短篇小说里则有“我与明星”系列《歌星和我》《画星和我》《笑星和我》《影星和我》，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。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，特别是底层市民、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，

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，像中篇小说《泼妇鸡丁》，短篇小说《护城河边的灰姑娘》，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，都是如此。我希望《文粹》中从自己“小说树”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，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我的写作是“种四棵树”。除了“小说树”，还有“散文随笔树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和“建筑评论树”。《文粹》的第17卷至21卷是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的成果。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，但是这次在收进《文粹》时又经过一番修订，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，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。第22卷《从〈金瓶梅〉说开去》是新编的，其中收入了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的若干成果，可供参考。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。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私人照相簿》。第24卷《命中相遇》收入的散文，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、事件和人物。第25卷《心里难过》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，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，广为流传，也获得不少点赞，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，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。

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，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材质之美》合并在一起，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

建筑评论。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、城市规划、对具体建筑的评论……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、施工，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，展示出我“建筑评论树”上果实满枝，蔚成大观。

购买这套《文粹》的人士，不仅可以阅读到我“四棵树”上的文字，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，以水彩画为主，也有别的品种。春风催花，夏阳暖果，不以秋叶飘落为悲，不以冬雪压枝为苦，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，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，《文粹》只是总结而非终结，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！



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

目 录

CONTENTS

尘与汗	001
护城河边的灰姑娘	047
非 床	081
京漂女	101
站 冰	139
泼妇鸡丁	173
 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	 240



尘与汗

——民工老何

上午

老何难得睡回懒觉。正梦见老婆的时候，忽然被一声巨响惊醒。

老何睁开眼，一张鬼脸逼在他鼻子上，那鬼脸张开嘴巴，露出一嘴黄黑交错的牙齿，吼出一口劣质烧酒拌和着的秽气：“你喝！”

老何就知道是老严。鬼脸闪开，鬼爪子举着个破茶缸，逼到老何鼻子上。老何顺从地张开嘴，老严便将半缸浊酒都倾入了老何嘴里。

老何嗓子里像有铁丝刮过，他呛咳着坐起来，穿衣服。这才看见，他床旁的窗台下，散落着破碎的酒瓶子。

屋里其他睡觉的人也都被闹醒。纷纷坐起来穿衣。老何拿着自己的茶缸子，到院子当中唯一的自来水龙头那儿，准备漱口。这时老潘已经漱完口了，对老何说：“他喝了一夜的酒。我刚起来他就邀我一起喝，我略迟答应了一会儿，他就往我脸上泼酒，又摔瓶子！”老何说：“老脾气嘛。”老潘皱皱鼻子说：“只怕是……这回的脾气，要闹出大事故！”老何跟老潘都朝屋里望，只听里头小疙瘩在大大地嚷：“你甭冲着我来！我可不怕你！你离我远点！你嘴里的味儿比放屁还臭！……”

大芝麻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捏着张纸，摇摇晃晃地往铁栅栏门外跑，老潘对他喊：“天都大亮了，你还河边露腩去！”老何摇头、叹气，接水、漱口。

老何他们绿化队，一周只休星期天一回。这一天的休息，因此显得非常金贵。老何一边刷牙，一边盘算，应该做些什么，可以做什么；应该做的，比如，去滨河路10号楼103室，那里有个肖先生，私下贩大米，一斤能比粮店便宜一毛钱，比农贸市场的也要便宜个七八分钱，这样算下来，买他一口袋，

五十斤就能省下差不多四五块钱；上回买的米眼看要吃完了，应该去那肖先生家买米了。可以做的，是到文化宫门外抓福利彩票去，但一张彩票就得两块钱哪，大奖小汽车，想都别去想，可是那回老潘手气好，两块钱摸了一套玻璃酒具，他也不贪，在那现场就三块钱卖了出去，倘若我老何摸了那么一套，我就留着，带回家去，自己家里摆着也体面，亲朋好友家办喜事，拿去当个礼品，也保管晃花众人的眼睛……

老何还没抹干净嘴边的牙膏沫，铁栅栏门外忽然走进来大女婿德光。

德光满头大汗，走近他跟前就要讲话。老何打个手势把德光止住了。

搁回牙具，老何把德光引到那院子尽东头的花棚外头，僻静处，问他：“你被裁减了么？”

德光摇头。老何松了口气，说：“是呀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咋能裁减你这样的呢？昨天我们绿化队魏科长也给我们传达了，那精神是，城里下岗的职工越来越多，所以，像我们干的这些个活路，外地民工只能留三分之一，裁减下的名额，要留给城里下岗的……”德光问：“爹，你给裁减啦？”老何挺直腰板，生气了：“我一不老二不懒，凭什么裁减我？”德光低下头，老何叹口气说：“是呀，我们这儿裁减，恐怕是从年岁大的裁起……要论年岁，我怕也悬……那个老严，你见过的，他比我大四五岁，又懒，科长老早想轰他走，那回他没等到下班时间，就跑回来，在这外头护城河边钓鱼，让骑车路过的科长逮个正着，一罚就罚他一百块，一百呀！就是想把他罚得没饭吃，让他自己滚蛋……那老严也可怜，跟你我不一样，他农村里已经没亲人了，听说十年没回去，家里那老屋都塌了一半了……他算是这绿化队的元老啦，所以他占着我们那宿舍里头的小套间，破烂塞了一屋子，就把这儿当成家啦……这回科长手里有圣旨，不再留一点情面，昨天会上，当着我们大家宣布，把他裁了，让他尽快搬走！他就喝了一夜的闷酒，我还没睡醒，他就撒开酒疯了……唉，唉，造孽哟！……”

小疙瘩跑了过来，也不管德光在那儿，只冲老何喊：“何大爷，走，去滨河公园看摔跤去！”

老何现在很不愿意人家叫他大爷，大爷，那不就是老头子的意思吗？老头子，那不是就该被裁减吗？老何很不耐烦地回应说：“谁是你大爷？看什么摔

跤？一边去！”

小疙瘩被激怒了：“咦，大爷都不爱听，想我叫你什么？叫爷爷吗？”

老何一听更不入耳，把手使劲一挥；小疙瘩平时本是常跟老何耍戏的，以为老何的意思是要跟他比试比试；嗨，这个老菜帮子，原来是不服老啊，怎么着，那咱可就不客气了！小疙瘩揪过老何的胳膊，想把老何扳倒，老何从容应战，两个人扭在一起，僵持了数秒，忽然老何一个巧劲，把小疙瘩放倒在了地下；小疙瘩拍着屁股站起来，水龙头那边几个人为老何喝彩，也有嘲笑小疙瘩的。小疙瘩倒不恋战，嘴里嚷着：“咱们以后再来！”一溜烟地奔滨河公园去了。

老何这才问德光：“你来，什么事？”

德光说：“长颈鹿，把我告啦！”

老何问：“你咋晓得的？”

德光说：“莲芳把电话打到德祥那儿，德祥昨晚来跟我说的。长颈鹿告我拐带妇女儿童……说镇上派出所放了话，要把我捉去归案呢！”

老何说：“你看你看，果不其然吧！我早跟你说过，不能那么样嘛！”心里一烦，就蹲了下来。德光也蹲下。翁婿二人脸对脸蹲着。德光掏出香烟，递了岳父一支，又用打火机给点了火，自己再点燃一支，猛抽一口；老何手里夹着烟，无心抽，训斥说：“闯出祸来了不是？那长颈鹿是好惹的吗？那婆娘也太浪荡！……德祥他什么态度？依我说，让那婆娘抱着那丫头，回长颈鹿身边，事情不就了了么！”德光只是低头猛往肚子里吸烟，老何就知道德光和德祥两兄弟是一样的心思。

不用德光开口，老何就知道他所来为何了。老何吸了口烟，叹口气说：“我眼看也要被裁了。留下点钱，是要带回家的。我可不能帮你往那无底洞里填！”

德光说：“不是无底洞。莲芳电话里说，人家打招呼了，请一桌席，再拿三千，就保证不抓我。”

老何说：“保证？谁给你下保证？这事，长颈鹿占理。与其拿钱给抓人的，莫若拿钱给告人的。长颈鹿他开口多少？”

德光把烟往地上狠捻，骂道：“狗日的！他要两万！”

老何不说话了。扭头望着花棚里那些从街心花坛撤回来不久的残菊，心里

发堵。

德光说：“抓我，他们哪儿抓去？大不了我几年不回家。只是，这事不及时了断，莲芳在他们眼皮底下，那日子可就难过了……”嘟囔了一阵，接着说：“我手头有一千五，德祥有八百，再有一千足够了……凑齐，赶快给莲芳兑去……”

老何眼睛还盯着残菊。有朵枯黄的残菊仿佛在跳，要跳进他眼里去了。

听见德光站了起来，并且说：“我来，说一声，让爹知道罢了……不是为了……我再找别人去……爹，我走了！”眼睛的余光里，少了黑乎乎的一团，并且听见脚步声渐远。

老何蹲不住了。他掐灭香烟，把剩下的半截烟搁到上衣胸兜里，站起来，朝铁栅栏门那儿望。已经没有德光的身影。他突然像子弹一般地追出那铁栅栏门去，德光的背影在护城河边晃动，离那门已经有几十米远。他吼了一声：“德光！”那吼声令路过的人们惊诧地朝他张望，他全不在意，只是朝回过身来，站在那里发愣的德光，快步走去。走拢，他从别在腰带上的一个油光光的黑钱包里，掏出一叠对折好，并且用一根橡皮筋箍紧的钞票，递给德光；他从牙缝里挤出这样的话来：“龟儿子！这正好一千。你就往那无底洞里扔吧！……”德光接过收起，只是说：“我下个月就还。”老何牙筋乱蹦一阵，说：“你还！你不再给我惹事，我就阿弥陀佛了！我只是想起莲芳，还有她带的那两个娃儿，可怜啊！……”说完，扭身就往回走。

天光大亮。护城河边的垂柳下，已经有三三两两持竿钓鱼的人。老严也坐在岸边钓鱼。那老严醉醺醺的，蓬头垢面，衣服皱皱巴巴，而且不知道多少天没洗过，浑身散发出酒气恶臭，可是，他手里所拿的那根又长又粗又亮又光的渔竿，却是很高档的，连同附带的渔具，比河边其余那些衣冠楚楚的钓鱼者们，都要胜过一筹。

老严居然没有醉眼昏花，招呼老何：“伙计，一会儿我炖鱼汤，就咱俩喝，他们都他妈的滚一边去！”

老何没理他，只管往回走。那护城河边，有规律地交错栽种着垂柳和桧柏，垂柳已然相当粗大，垂枝如巨伞，桧柏也已高大如塔；有的桧柏那朝河的一面，底部不知怎么豁露出一大块，形成龛状；老何快走拢绿化队宿舍时，忽然看到

一株桧柏的“龕”里，有一泡新鲜的粪便，赶紧挪开脚步，捂着鼻子离开了。那肯定是大芝麻清早的“杰作”。

老何回到了铁栅栏门里。那里面是绿化队的地盘。这一带的绿化队有两种。一种是园林局的绿化队，负责管理护城河两岸和马路两侧的绿化带，以及街头的花坛绿地；一种是街道办事处的绿化队，负责居民楼前后的绿地花坛；老何他们属于后者雇用的外地民工。街道办事处的这个绿化队，占有的一块地盘不算小，然而里面的设施却极为简陋。有一座花棚，里面勉强能养些个常见的花卉，以供节日在护城河桥头摆放出一个立体花坛；此外就是一排平房，其中一大间套一小间是民工宿舍，另一间是厨房，还有一小间是堆放工具杂物的。院子里有个唯一的自来水龙头，饮水、盥洗都靠它。搭了一个简易的厕所，因为粪便并无清洁队的人来清除，只能是民工们每过一段时间自己掏出，合上土拌为有机肥，拿到绿地花坛去施用；民工流动性大，特别是年轻的民工，没人留恋这份工作，所以他们特别不喜欢淘厕所，而且特别不能忍受那简易厕所的肮脏不便，因此，像大芝麻那样跑到护城河边的桧柏底下大行方便的情况，屡见不鲜。

老何回到院子里，老潘从厨房里端着一只冒着热气的大碗出来，问他：“你怎么还不做饭？灶火正旺呢！”因为是绿化队，四季都有很多剪下的枝条可充柴禾，所以他们很少烧煤做饭。这种生活状态，跟农村相差无几；甚至于，还不如——现在不少农村里，也兴烧煤了。老何对老潘说：“不饿。”

老何进了屋。别的人都走光了。老何坐到自己的床上，闷闷的。老潘跟进来，坐到唯一的一张破桌子边，喝他那一碗热粥，粥里只有几根咸菜丝。

窄长的屋里，两边靠墙一共立着六架双人床，只有迎门的地方，老何睡的，是一张单人铺。老何坐了几分钟，便上床，倚着被子垛。

老潘呼噜呼噜喝完粥，既是自慰，也是劝说老何：“裁减就裁减吧。你看，这是个什么窝儿啊，咱们农村来的，哪个家里不比这宽敞？就是他们那住高楼里的，说是什么这个长那个官的，屋里东西可能值钱得多，可论住的间数，比得了咱们吗？咱们哪家不得六间八间的？……”见老何不搭话，又说：“是呀，图的就是每月拿点现钱罢咧……可是，这一个月三百块的工资，连小疙瘩、大

芝麻他们，都嫌少，要不是——一时找不到别的活儿，他们才不愿意在这儿混呢！把我裁了，我一时也不走，我倒想看看，究竟哪个城里下了岗的职工，给这么点钱，能来干这些个活儿……”老何还是不理，闭上眼，养神的模样。老潘叹口气说：“你也活动活动。不愿去滨河公园看摔跤，那文化宫门前有福利彩票，拿两块钱试试手气，说不定就蒙上个大奖……嘿，那时候，你裁减我？我还先把你裁减了哩！……”说着，出屋到水龙头那儿洗碗去了。

老潘哪知道老何的心思。老何脑子里，转悠着的，全是大女婿德光惹出大麻烦的事。德光好比是个车轴儿，一转悠起来，那车辐竟伸伸缩缩的，越转越长，勾出远远近近无数的人和事来……

大女儿莲芳，怎么就给了德光的？媒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德光他妈。

德光妈，想起来，也着实可怜。1958年，搞“伙食团”，一开头，大家敞起肚皮吃；盛饭都盛个“帽儿头”，上头还要堆菜放肉，浇油辣子，一碗吃完，又盛一碗，吃不完，就往食堂外头水渠里倒，大热天，惹得苍蝇搅作团地飞；现在城里不少人也都知道，那以后，先是没了肉、菜、油，后来，渐渐地，把留种的粮食都差不多吃光了，结果到那年入冬，就大家饿肚皮，有人浮肿；第二年，就接二连三地饿死人。德光妈，她的爹，死得最早，不过不是饿死的——那还是“伙食团”最红火的时候，省城报社的记者来照相，“伙食团”主副食花样多达三十多种，真是比共产主义还共产主义，赛过天堂里的天堂，坐下来随便吃，只别往家里拿，吃进多少都由你！那德光妈的爹，记者说他形象好，是共产主义新农民的标准模样，大概是要把他照下来，印个成千上万的，好拿来当新门神，换下那秦叔宝和尉迟恭吧；记者让他吃这个，拍一张；吃那个，拍一张；记者走了，他还吃个没完，整个人，成了个无底筐了；结果，他吃完，差点站不起来，好容易挪动了脚步，摇摇晃晃的，走出没多远，就在田坎上，大吼了一声，两只胳膊伸出去，像落水的人想拼命抓住根稻草，匍的一声，栽到水田里去了……公社卫生院后来给他检查了，说他死的那个原因，文明词儿，叫“胃崩溃”。德光妈出生的时候，她妈就得产后风死了，爹再一死，孤女一个，谁照应她？亏得还有个叔叔，那叔叔，村里人众口一词，都说是个老实磨盘，任人推，不惜力；那婶子也憨，有人说两口子，恰好比一个是磨底，一个是磨

扇；可是这么一对石磨夫妻，到众人都没得吃的时候，也难帮衬德光妈一把米半把豆——那时候自然还没有德光，他妈那时候十五六岁，还是个黄花闺女；那大饥荒的日子里，能活下来的，要么是能偷吃食的人，要么是老天爷不想把他收走的人；白天，大家装模作样地集合上工，天一黑，绝大多数的人，就都往田里跑，才拳头那么大的瓜，埋下当种的红苕块，才灌上浆的青苗……凡能填进肚子的东西，找到什么偷什么。那德光妈的婶子，干活路还行，偷吃的外行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偷到公社撑面子的“实验田”里头去了！这还得了！公社的干部，他们家里都有吃的，知道底下的农民没得吃，偷吃的，本是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，不怎么管；可你偷到“实验田”里了，那还能饶吗？就召集了大会，批斗了德光妈的婶子，那妇人也是，肚子都保不住了，还顾什么面子？可她就是想不开，当天晚上，一根绳子，吊死在村头的苦楝树上了——那树上的苦楝子早被采光，连树皮都被剥去了一半，半死不活的——村里的干部也不往上报告，匆匆忙忙地，用席子卷了，给埋了；只当是又饿死了一个吧！老何家乡的村子，是丘陵地带，各家各户守着一笼竹子，互相隔着水田旱地，那么样的一种自然村；也有好多户人家，聚在一起住的，不过再多，也还是比北方村落那种聚居的人户，要少。1958年入冬，不光是缺吃的，因为大炼钢铁，竹子都砍去充作燃料了，村子就更显得冷清清、光秃秃了……到夜晚，谁还舍得点灯用油？一片黑暗，比锅底还黑得沉，黑得酽……德光他妈，那一天，正一个人坐在冰锅冷灶的破屋里，饿得发呆，忽然有人推门进来，模模糊糊，认出来，是她叔，往她屋里饭桌上放了个坛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吃。”说完就转身走了……那坛子里，是煮熟的肉……对，后来满村人都知道，那是人肉，是德光妈她叔，去埋人的地方，把她婶子刨出来，扛回家去了……后来从他家里，查出了十多个坛子……最后，也没把德光他妈的叔叔怎么样，那人一直活到如今，吃得胖胖的，像只大坛子……

这样的叔叔，怎么还能理？那时候，村里有个女子，七转八转的关系，嫁到新疆去了，几年以后，竟牵着白胖的娃娃，扬眉吐气地回娘家来了！于是满村的人，都知道新疆原来不错；于是她回新疆的时候，就带走了两个女子；于是人们都说，这两个苦女子，要去那地方生甜瓜了。所带走的女子，一个是老何的妹子，一个就是德光他妈。她们后来，果然在那遥远的地方，生下了甜瓜。